

H

U

A

N

L

E

左
建
明

S

H

I

G

U

A

N

G

欢乐时光



以成长中的田水子的纯真欢乐眼光，实录了五十、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演变。从山东的田柳渡到四川的流花溪，从农村到部队驻地到学校，连结起故事情节生发、展开的网络，塑造了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折射出时代的光环。



上海文艺出版社

H

U

A

N

L

左
建
明

S

H

-

C

U

A

欢乐时光



上海文艺出版社

I247.5
7945

责任编辑：张 森

封面设计：宫 超

欢乐时光

左建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00,000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5321-1715-4/I · 1387 定价：13.50 元

内容提要

这部长篇小说，以成长中的田水子的纯真欢乐的眼光，实录了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演变。从山东的田柳渡到四川的流花溪，从闭塞的农村到部队驻地到学校，连结起故事情节生发、展开的网络。在长达十几年的历史纵断面中，在大跃进、自然灾害等重大事件中，小说真实自然、质朴无华地描述了那个年代民众的生活境况，塑造了田洪刚、司云、杨树林、孟竹等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写出了他们的不同心态和不同命运，折射出时代的光环。以这种独特的视角对特殊年代的观照，使历史上的事件有了人性内涵的诠释，形成了这部作品独特的新意。



摄于巴南川江边

左建明

苍茫的大地上，流淌着一条清澈亮丽之
河。

小 引

生活只有在时间的河流中漂逝久远之后，才会显示出它耐人寻味的意义，才能焕发出夺人魂魄的魅力。现实既枯燥又喧闹。于是，我总好沉浸于回忆之中。这当然是人之常情。事实上，生活并没有消逝，它被记忆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一有机会，比如一首歌曲，一股特殊的气味，一片似曾相识的景色，都可能随时把它召唤回来。

但是，记忆并不能做到精确无误。生命赋予它智慧，将枯燥、平庸、无聊的东西排除在记忆之外，而那些有意思的事情不仅被保留下来，而且在后来的生命中总是不断地被新的经验打磨。所以，记忆的世界，是一个被个人精神改造过的世界。

而我所要表述的，正是这样的一个世界。

目 录

小 引	1
第一章 苍茫时刻	1
第二章 田柳渡	23
第三章 流花溪	66
第四章 水之谣	103
第五章 纸船	166
第六章 流水飞花	210
第七章 绿波	263
第八章 地久天长	287

第一章 苍茫时刻

腊月还剩最后两天了。暮色笼罩了苍茫的运河平原。偶尔有零星的鞭炮声从附近的村庄传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香火气息。这声音与气息令人感到既亲切又神秘。冥冥中仿佛有座桥，将阴阳两界连接起来，以使活着的人与亡去的人在祥和中抚慰对方的哀伤与思念。

这时候，外祖父正推着做生意的独轮小车匆匆往家赶。车轮轧着薄薄的冰茬，尖锐清脆的声音令人心情愉快。外祖父在这样的心情下开始盘算独生女儿的婚姻。前后已有几处说媒的了。他想，他必须尽快地确定下来，等到春暖花开时节完婚。

外祖父的车轮忽然不转了。他抬起头，看见一个掂着匣子枪的人立在路中央。外祖父心里格登一沉。他默念着“破财免灾”，一边将藏钱的布腰带解开扔过去。那人又命令他把鞋袜扒光。外祖父照办了，心想这人真够刁钻。

那人让开了路。外祖父与他擦身而过，发现原来是个麻脸。

外祖父光着脚丫在结满冰茬的路上走了二十多步，忽然想看看那人是否还在原地，他还没回头，就听到“砰”的一声枪响，一个锋利灼烫的东西撕裂了他的胸部。外祖父觉得体内的元气和热血正“滋滋”的往外喷射。他惊讶地转过身去，看见麻脸正在逃窜。他觉得不可理喻。怎么会是这样？你要钱有用要别人的性命又有何用？

外祖父匍然仰躺在冰茬上，苍茫暮色在他眼前徐徐飘过。他还在想女儿的婚事，后来发现，他想也是白想了，于是心里充满痛苦遗憾。“滋滋”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最后归结于完全的静谧。

那个本来与我毫不相干，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又不知钻到哪里去的麻脸，竟一枪将我打到这个世界上来。倘若外祖父不遭遇麻脸，母亲是绝不会嫁到田柳渡的，因为外祖父在薄冰被轧碎的清脆声中，心里权衡着几户人家有张王李赵，就是没有我们老田家。

外祖父去世以后，外祖母的姐姐即我的大奶奶前来说媒，希望母亲嫁给她的侄儿。

于是，一个新的命运之网产生了。

母亲出嫁的时候，正值阳春三月，外祖父的坟头上还未长出青草。前来迎娶母亲的是一个十来岁的男孩，一个新郎替身。那一天，在遥远的牡丹江，天空刮着最后一场风雪，父亲在能容纳七十人的大棚里正高烧不退梦话连篇。

出嫁后的第一天夜里，母亲独自躺在陌生冰凉的土炕上辗转反侧，彻夜未眠。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回来？这一切母亲全然不知。星光透过窗棂上的粉连纸映照在贴窗的黑漆桌上，桌面又将光亮折射到黑漆柜上，

于是，柜子变成一块晦暗的镜子。这种默默的传递蕴含着生命与岁月的延续。当母亲进入古稀之年时，仍然保存着这件早已朽烂不堪的柜子。我们看到它，会意识到这是历史的陈迹，抑或作出种种理性的感慨；而母亲却有一种浑然不同的感觉。因为这柜子的反光中还有一种发霉的潮气混淆其中，更有一种深刻的陌生与孤独感融于其内。未来的命运无法想象，无法想象的命运无疑是十分残酷，因为你不能作出任何努力。生命如同一叶小舟，在不知岸在何方的黑暗海面上往哪儿划呢？在那件黑漆柜子的反光中，还搀和着令人心烦意乱阴森恐怖的声音——东厢屋里病入膏肓的伯母不停地咳嗽，咳一阵呻吟一阵；堂屋里传来祖父的鼾声，宛如来自天际的雷鸣；微风吹过，院子里的老槐树簌簌作响，仿佛在冷夜中惊悸颤抖。所有这一切，都不因岁月的磨蚀而使它在母亲心灵中消忘。

窗棂上的粉连纸白亮起来。院子里响起第一声鸡鸣。母亲意识到，她是作为一个劳动力而被安置到这两间空空荡荡的西厢屋，从而为这个家庭来解燃眉之急的。

我家的饭食一般都是窝头、贴饼之类，只有蒸汽馏较为复杂，因为面儿和得过干过湿都容易碎裂，而这是祖父最爱吃的食物，所以须倍加小心；副食简单，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一日三餐都是咸萝卜条；另外还得顿顿熬一锅稀粥。祖父祖母和伯父喝起粥来十分惊人。只要听到祖父咳一声，母亲就得赶紧从灶边抽身起来，到饭桌前去端祖父的空碗，然后回到锅台边盛满，再双手呈上。这样，母亲就得穿梭不停地为他们三人轮番添粥。一顿饭，祖父咳上两次，就意味着母亲的失职，倘若咳第三次，祖父就要满脸怒容了。母亲坐在锅台边的草墩上，必须精心掌握几步之外饭桌上的节奏，以恪尽职守。只有当那边的

筷子陆续平放到碗沿上并发出清脆的响声时，母亲悬起的心才会放松，然后走过去，默默地收拾餐桌。我家的餐桌是用槐木做成，长方形，一尺多高。祖父坐上首，屁股底下是一只油光铮亮的枣木马扎——它将与祖父形影不离，一直到他死去。桌子两旁坐着祖母和伯父。母亲总是一人独自守着锅台吃饭。

母亲每顿还得给卧床不起的伯母送饭。如果先给她送饭，伯母那形销骨立的病脸、红黄相混的粘痰以及室内不可卒闻的腐烂气味会使母亲胃口翻腾汤水难进；如果吃罢饭再去送，母亲必得恶心呕吐让祖父白眼相横。这个障碍最终被突破，母亲是得益于伯母的援助——每当母亲把饭端到伯母跟前，伯母总是感激地说：“真是难为了你啊，好妹子！”继而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母亲不由得跟着心酸落泪。眼泪是一剂良药，将恶心反胃渐渐治愈了。

最沉重枯燥的活儿是推磨。那时我家有一头黑牛，叫黑牯。黑牯不推磨，它在田野上另有重任。祖母被她的三寸金莲所累，只能伏在筐箩上箩面。这样，母亲只好独自一人来推。

粮食在磨盘上堆出一个尖顶，状如金字塔。在嗡嗡的转动声中，粮食顺着磨眼缓缓流入磨齿，经过充分磨压，而后成粉状沿着磨沿往下流泻。母亲额头的汗珠扑扑地落到磨道的尘土中，砸出一个个深色的坑洼，紧接着又被自个儿的脚踏平。

磨房的角落里残留着不太完整的驴粪蛋儿，空气中充满浓郁的驴汗味儿。这气味有极强的诱惑力，使人老是幻想要是有一匹驴子替换一下自己该有多好！但母亲没有这些想入非非的念头。她在磨盘转动的嗡嗡声中什么都不想，她的想象力在推磨时完全凝固了。她只知道必须使劲让磨盘转动，不得让那个嗡嗡之声中断。母亲证实，对付沉重而单调的劳动，最好

的办法是麻木，否则将会倍加沉重。

二

我的祖父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我大爷爷有点秃顶，但头顶后边的头发蓄得挺长，跟清末人刚刚剪掉辫子的样子十分相似。他脾气随和可亲，是村里公认的老实人，一生与世无争，只知勤勤恳恳地劳作——只要看一眼他的驼背就能证实这一点。他常常带了我到地里去拔草。有一回我忽然肚子痛得要命，他让我趴在热烘烘的土地上，双手在我后背上猛地一推，我听见自己的骨骼嘎巴两声，肚子顿时不痛了。那时候，我觉得他简直是个神医。

只那一次，我便掌握了这种推拿。许多年后，我遇到一位在病床上被腹痛折磨得泪流满面的女孩子，所有颠茄之类的止疼药都无济于事，于是，我对她施用了大爷爷式的推拿，结果立竿见影。再过许多年，那个姑娘也许不会记得我的模样了，但我敢肯定，她不会忘记在痛不可忍的时候，有一个人曾在她背上猛地一推，她会永久怀念自己骨骼的嘎巴声。我当时感到高兴，因为一个人总是希望在别人心里撒播种种记忆。生命不仅存活于人体自身，而且还会在他人的记忆与梦幻中存活很久。追求长寿与制造记忆似无本质上的二致。

三爷爷留给我的印象则是放荡无羁，潇洒倜傥。他一生嗜酒如命，常常从自家囤里偷偷挖出些粮食到集上换酒喝。他身材颀长，腰板挺直，脸色永远红润，尤其两腮之上，清晰的毛细血管编织得如同一张网。有一天，三奶奶看见撒在地上的粮食粒儿，不禁大呼遭贼了。三爷爷若无其事地背着手过去看看，

说：“唔，老鼠咬的。”但不久他东窗事发，被三奶奶当场抓获：“好你个老鼠精呀！”从此，三奶奶与他战事连绵不绝。有时三爷爷酒过了量，战争便要升级，性起时就对三奶奶拳脚相加。有一回，正在房顶上泥房的三叔忍无可忍，飞身跳下，用沾满黄泥的巴掌扇了三爷爷两个耳光。三爷爷摸摸火烧火燎的腮帮子，骂道：“反了反了！”却蹒跚着提起网子到野外去了。酒醒时，他已网住一对鹌鹑，于是兴高采烈，仿佛一天什么晦事都没发生。

大奶奶和我外祖母是一对同胞姐妹，对于母亲，她既是婆家的伯母，又是娘家的亲姨。他修行有报，老来得子——就是那个“新郎”替身，我的小叔。在我外祖父突遭厄运之后，大奶奶便涌发了一种神圣的责任感，要将妹妹的独生女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于是便撮合了这门亲事。一想到大奶奶和外祖母，我就觉得她们永久地笼罩在悲凉之雾中。她们的母亲，即我的老姥姥，很早就开始守寡。两个女儿出嫁之后，便孑然一身，在古运河下游的一个小镇上默默地打发时光，我将在六岁的时候沿着河堤步行二十里去参加她的葬礼，在那里我将见到一座废弃的哥特式教堂。老姥姥年青时曾听过一位满脸红须的洋人布道。深入浅出的教义与她年青的灵魂产生了恒久的热恋，这热恋后来一直波及到她的两个女儿。她们依偎在暖烘烘的土炕上，在橘红色的豆油灯光下，聆听老姥姥讲述一个个有关基督的故事。老姥姥不过是一个间接的启蒙者，但她把教义与自己的命运结合得天衣无缝，因而更具有感染力。那座教堂建成后，红须洋人只在里边作了短短一年的布道就被义和拳赶跑了。老姥姥为此终生惋惜。

当我穿透时间之雾回首凝视她们时，我忽然觉得，她们的

内心也许并不十分孤独。她们一定操守着什么，以使生命在苦海中也能燃烧得旺盛明亮。

大奶奶为我母亲拭去眼泪(母亲只在她面前流泪)，宽解道：

“孩子啊，你不要过于忧虑，上天(上帝)会帮助你安排好以后的日子。他(我父亲)迟早是要回来的。你要学会忍耐。没有哪一个人在这世上能免受苦难。就连皇帝也不能免。常常思想思想别人受的更大的苦吧，那样，你就会更容易忍耐了，到头来，你会得到更大的报偿。”

当我用文字复述大奶奶的这番说教时，连我自己也感到有点形而上的轻松，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时间在作祟。时间早已风干了情感，也风干着我的叙述。

三

是年八月，平原上本该凉风舒卷，但天气却持续闷热，仿佛天地之间正酝酿着什么阴谋。

祖父最是从黑牯的表现中察觉到某种异常的。这头牛跟祖父颇有缘分。两年前，祖父在黄河崖集市上遇到黑牯，只见它身上伤痕累累，肋条凸起，一根根状如鱼刺。这是头好牛哇，祖父想，瞧它那身纯乌的毛，那副骨架，“三尺三，好过关！”祖父眼看热了，猛丁伸出一只手，照牛的尾根子拍去，旋即可劲一拽，只见那牛呼地一声掉过头，眼珠滚圆，愤怒之光灼灼逼人。“好牛！”祖父赞道。话音未落，却陡然变了脸色——他看见那牛的嘴角往外渗着血。“把撑子拿掉！”祖父厉声大喝，周围的人吓了一跳。“它好抵人哩！”卖主说。“这样待它能不

抵人？”祖父说着，便去掰那牛嘴。那牛冷不防将头一低，迅疾又往上一挑，祖父慌忙一闪身，袄袖早让犄角扯烂了。周围的人正要发笑，却见祖父已经抠住牛嘴，手指夹出血乎乎一截荫柳条。这玩艺儿两头尖尖，专撑牛的上下腭。黑牯哞哞大叫。祖父将撑子扔到地上，眼圈发红。就这样，祖父把黑牯牵回家。不到半年，这牛就变得膘肥体壮了。黑牯极通人性，默默地怀了知恩图报万死不辞的信念为主人效力。

但现在，它干着干着活儿就时不时地停下，两眼遥视天空，一副机隍之态。

“要出毛病了，妈那巴子。”祖父咕哝道。

夜晚，人们在自家屋顶上或场院里纳凉。身子下的秫席仍然发烫。夜色中没有一丝风。人们默默地凝视遥远天际的湛蓝星星，以期唤起清幽凉爽的感觉。

当人们正要昏昏欲睡时，西北方向忽然闪过一道灼热的地光，人们被唤起瞬间的欢欣与鼓舞——终于是要下雨了！但接着就有陌生沉闷的滚动声传来，这声音令人感到异样，空虚，烦躁。人们还没来得及好好寻思什么，身子底下就颤动起来。这是怎么啦？一向最可靠的大地竟也靠不住了。于是，一种灭顶之灾的巨大恐怖骤然袭来。

村里像炸了锅，呼娘喊儿声混合着鸡飞狗跳乱作一团。在屋顶的人急急惶惶溜下来，却不敢进屋。街口、场院上挤满了人。

后半夜狂风大作，天地被搅成一锅稀粥。

人们被逼进屋子，以免被风卷走。天迟迟不亮，风强劲不衰。两天以后，当人们像鼯鼠一样从窠穴中钻出来时，发现自己的家园已面目全非，整个平原被黄沙遮蔽了。

那些可怜的还没长熟的高粱和棒子啊！现在全趴在地上，像一片死尸。娘儿们号啕大哭，男人默默地将庄稼扶起来，一松手，却又都颓然倒地。

一条大花蛇缠绕在我家的槐树上，把我祖母差点吓晕。祖父从里间屋抄出大砍刀，瞅准蛇颈砍过去，明明瞅得很准，却偏偏没有伤着花蛇，倒把大槐树砍了个深沟。祖母哭着哀求：“伤不得，伤不得！”祖父性起，又连砍数刀，竟把刀刃卷了。花蛇吐着舌信，小眼晶亮，令人神秘莫测。祖父有些手软，将刀一扔，对伯父说，把它挑到河里去。伯父用木杈将蛇挑了放进运河。他看见，运河水不知什么时候变成黑色的了。黑水之上，漂着银白的鱼尸。

平原上下起了瓢泼大雨。雨水将尘土冲得干干净净。人们站在房檐下，望着如注的大雨，神情木然。

雨下了三天三夜。地上的积水愈来愈深，即使雨停之后，积水仍然迅速上涨，转眼之间，平原上已是一片汪洋。那水墨黑，仿佛加上染料。

“难道天爷爷地奶奶的寿数要尽了么？”人们思想着神秘而又宏大的问题，自己的悲哀似乎微不足道了。

村里人赶到泥泞的田野上疯拾自家半生不熟的庄稼。嫩嫩的高粱与棒子穗儿被水浸泡得乌黑，人们知道再也没有什么指望了，只好噙着泪恶狠狠地掰下它们幼小的头颅。鸡爪似的地瓜、胡萝卜被人连根拔起，带着秧子，运回家里晾晒，因为漫长的冬季与来年春天只有靠它们维持生命了。

就在这时，我的小叔出了毛病。起初是肚子疼，一趟趟往茅房里跑，不及蹲下就哗啦一声射出一泡水便，不久又浑身发冷，裹了两床被子还不停地筛糠。大爷爷将他的背推出血来也